

春

秋

直

解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代州馬珩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成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於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

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
復變易其辭使反復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復而
易熟於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辨恐人之
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先生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口授乙未丙申間
先生衰病日滋蓋與北平王兆符請曰凡先生所
云學者皆未前聞也不筆之於書是經之義將蔽
晦以終古先生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
條理蓋曰是成學者所治也必節解句釋然後蒙
士能喻焉乃更爲直解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
悉散見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請其故先生曰余
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懼聖人之意

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
使反復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於目哉 峯
思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
忘其質也是亦先生之志也夫

序

聖人作春秋辨是非以正王法所以存三代之直道也而二千餘年其義尙多鬱闇而不彰則以羣儒曲爲之說也班叔皮述古傳所稱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蓋惟正故直惟直故平易而可通而羣儒乃以曲艱之說蔽蝕其本義望溪方子有憂焉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其條理俾按以全經而始終相貫作通論九十九章又懼始學者茫然不知其端緒也更爲直解使每事而求之知舍是則義

弗安說不貫然後曲說之蔽不攻而自破程子曰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乃易見也惟其微辭
隱義爲難知所謂微辭隱義莫若齊桓城三國而
書辭各異故曲爲之說者嘖嘖焉方子則曰此皆
以其實書也邢則齊帥二國以城之緣陵則命諸
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
不與也按以經之法傳之事而其義了無可疑曲
爲之說者莫若文之篇盟扈會扈總言諸侯而不
序方子則曰七年盟扈以晉大夫而主諸侯也十

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以晉大夫列序諸侯之上也故特文以發疑而見其義證以僖二十七年盟宋書公會諸侯不言楚人而確乎其不可易曲爲之說亂雜而無章者莫若爵等同而或稱人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方子則曰凡此皆舊史之文以爲褒貶所寓者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吳楚徐越之或稱國或稱人或備君臣之辭而一同于齊晉皆舊史

之文隨世以變因其勢之彊弱以爲詳畧而孔子因之以見世變者也使革之以定於一則世變邦交轉不可得而見矣至若桓之大夫不書卒以爲皆可誅晉州蒲吳僚之弑不書晉人吳人使樂書公子光不得脫于是獄之外子野卒以毀乃季氏之誣辭內叛不書乃不爲三桓討賊凡此類皆大義炳如日星者而二千餘年其覆皆未發自有方子之說乃知精義入神發微抉隱皆以直而得之蓋直者生人之本性理義之所從生也聖人所以

原缺

自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

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冊書既定雖欲更之
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
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
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
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
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
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
參互及衆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
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

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春秋直解目錄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

卷之四

閔公

卷之五

僖公

卷之六

文公

卷之七

宣公

卷之八

成公

卷之九

襄公

卷之十

昭公

卷之十一

定公

卷之十二

哀公

春秋直解卷之一

余 昶

門人程 崧校讐

桐城方 苞著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

月也。周人卽以子月爲春。先儒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非也。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非異矣。僖公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非異矣。加王於正以春秋魯史也。若周史則無以月繫王之義矣。凡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不書卽位先儒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孔子削之非也。卽位者告廟踐祚臨羣臣也。其行卽位之禮而書於冊者不可削也。其未行卽位之禮而不書於冊。

者不能增也。隱將致國於桓莊閔僖繼故本未行卽位之禮。故舊史無其文。以爲孔子削之則義無所處矣。謂上不請命於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也。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定公之書卽位不可通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者刑牲歃血而要信於神也。凡會盟書及我所欲也。儀父邾君之名也。邾儀父介葛盧邾黎來稱名魯待之異於列國之君而舊史忽之也。

魯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鄭伯之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春秋之始公子爭國謀篡者獨稱名齊糾鄭突曹赤是也以段之獨稱名知其爲弟也凡放殺大夫稱國而不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不謂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似專罪鄭伯矣鄆段之

邑也。春秋之初，公子大夫未有擅其私邑者。而段獨據邑以抗其君，故書克敵辭也。不書出奔者，自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也。隱桓莊閔僖五公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必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也。鄭突曹赤書歸而奔不見經，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段據邑以抗君，動干戈於邦內，故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以爲不足志焉耳。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則志

春秋正義卷之一
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之名非孔子所創立也周官司服職爲天
王斬衰戴記昏義述焉曲禮曰臨諸侯眡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國語亦稱天王則周人舊有
是稱明矣宰者冢宰咺其名也惠公者隱公之
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不稱夫人非嫡也賵
者以車馬供喪紀也隱將致國乎桓故以桓母

之卒赴而天王因貽惠公而并及之不書卒猶未成之爲夫人與成風敬嬴異也王臣無以官書者而宰則書志非常也天子之宰不宜供外事天子之卿無以名書者。桓六卿之長而斥其名。舊史惡之也。以天王之尊冢宰之重而違禮以媚下國苟有人心者無不藏惡也。謂孔子貶而稱名非也使舊史如仍叔毛伯以行次書如宰周公以爵書孔子無從而得其名何以知其爲兼貶也。謂惠公之仲子則可謂僖公之成風。

則不可成風之喪歸舍賄會葬王皆不稱天而賄仲子稱天王何也因惠公之賄而并及之猶未成之爲夫人也若禮於成風則視夫人之常數而有加矣凡王使之至魯皆譏也不可勝譏必於其甚者而見義焉桓之篇聘稱天王至錫命而後王不稱天亦此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先儒以爲皆微者非也目僖以前外卿特至於魯然後以名見其會盟侵伐皆

稱人而不辨其爲卿爲大夫也。盟者春秋時所重。自外卿以名見之後。列國來盟。魯盟列國無非貴卿。而隱公卽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情也。莒微國。浮來之盟。公猶親之。况宋乎。然則不目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卿大夫特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見義焉。宿微國也。其後宋人遷之。始爲宋邑。會盟以國地者。六宿鄆曹齊邢宋是也。會盟於其國則其君必與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畿內邑名伯王朝卿以行次書也秦周以前
之書無言內諸侯者戴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
等之爵以是知詩稱召伯申伯與南仲同春秋
書祭伯凡伯與榮叔南季同皆行次也召公在
文王時而稱伯則非爵明矣通春秋王臣無稱
侯男者則伯與子亦非五等之爵明矣詳見文
十年女

栗之

其稱公者則天子之三公也祭周公之裔

故與魯爲好而非朝非聘故直書曰來先儒謂
不與其朝非也王朝卿士豈肯降列而朝於魯

觀祭叔之來以聘爲名則祭伯祭公之非朝可知矣祭與魯接者三伯與叔其行次也公則三公而以爵書

公子益師卒

凡書卒者皆卿也。卒而不日。史或失之也。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族。與繫者。自僖以後。列國之卿。無不書族。與繫。而楚椒。秦術。獨名。自

成以後楚卿無不書族與繫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者畧之也并書繫與族者詳之也重其人則詳之輕其人則畧之而先儒必求以筆削之旨或傳會先王之典法是以終不可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穀梁子謂會者外爲主非也凡盟或書公及或書公會所以辨其孰爲主也會而不盟則舍會無以屬辭焉耳。范氏甯曰凡年首月承於時

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
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
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
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
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
也他皆倣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微國也穀梁傳謂我邑據桓十六年書城向
也然書入向而不書伐我則非我邑明矣入者

得而不居也。自宣以前，列國卿大夫事接於魯。或稱人，或以名見事，不接於魯，則止稱人，皆舊史之文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也。極，微國也。魯卿獨主兵，皆書帥師。用衆也。會侵伐，則或書帥師，或不書帥師，以別所用之衆寡也。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

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大夫之強又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書公及內志也。蘇氏轍曰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弑殺之類皆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築蒐狩之類皆以時成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履綸紀卿也。卿爲君逆，則書逆女。所以別於齊高固莒慶之自逆也。內女適諸侯，未有書逆者。而紀伯姬獨書，以其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冊，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古者庶女常爲嫡女之媵，而不以長幼尊卑爲序。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若但書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則未知誰爲嫡媵焉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委宗社而迎婦於他國，先王之禮，恐不如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內女之歸不書者也。知然者，郊伯姬、杞叔姬、書大歸而其歸不見於經也。紀伯姬書歸以其後姬卒，紀亡而齊侯葬之耳。以是知舊史載魯事甚詳，其得禮而爲常事者，則孔子削之也。使內女之歸與逆者，舊史不備書，則紀伯姬之歸履綸之逆，孔子亦無從而得之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爲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妻也。先儒以爲隱公之母非也。君之母而未成之爲夫人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定。嬖是也。成之爲夫人。則薨葬一同於夫人。成風敬嬴是也。子氏書薨而不書葬。以是知其非隱母也。隱妻則何以不書葬。隱志乎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不以夫人之禮葬。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不舉卽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惟書公。然後知不書卽位爲志乎讓也。惟書夫人薨。

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傳謂夫人之義從君非也。古者葬各有期。傳載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經書紀伯姬之葬。紀侯尙存。則謂君在而不葬。與雖葬而不書。皆未得其義也。

鄭人伐衛

聲罪致討曰伐。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曰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言日

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以不書朔爲食朔前可也。以書朔爲食朔後不可也。以不書朔與日爲夜食尤不可也。夜食而曉見其傷。則既得其朔與日矣。卽按度以推知當夜食亦必先得其朔與日。而後知其食於是夜。俱不可通。蓋舊史有疎闕耳。其久而不食何也。或食以夜。或陰晦而人不見也。其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衆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

書於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於冊矣。或曰其一則日之災而誤以爲食也。既書王正月則二月有事不復書王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至三月然後有事則書王三月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例當書時或舊史第以時書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崩赴告及魯也不書葬魯不會也崩葬皆志

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
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以是知魯史所無。孔
子不能益也。如可益則天王之崩雖易世可考
而知也。崩而不名。臣子辭也。先儒謂太上不名
非也。義與魯君之薨而不名同。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王臣之卒赴於魯則書尹氏汰。訃不稱名。舊史
承而書之。孔子不能易也。何以知其非君氏也。
不曰君母某氏而曰君氏。非辭也。且定十五年

姬氏卒書葬。果君母也。不宜志卒而不志葬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者以貨財供喪紀也。魯不賻不臣也。周求之不君也。不稱使當喪未君聽於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稱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傳以爲大夫之未命者非也。桓五年來聘稱王使亦曰仍叔之子則當喪未命之說不可通矣。其與仍叔之子異辭何也。使書武氏之子來求賻則似武氏有喪而其子私求賻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稱卒非吾君也。薨者臣子之辭也。其書名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傳稱同盟則訃以名非也在禮死而後諱未有君死而稱名以訃者。晉獻公惠公未嘗與魯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趙氏匡之說亦非也。皆承舊史而不可損益耳。或曰或不日亦史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諸侯盟來告則誓無王命而會盟侵伐皆亂世之事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稱公周制也故傳於諸侯舉諡則必曰公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者據魯會而爲言也會者非卿則不書其或日或不日舊史有詳畧也先儒謂會葬備禮則書日畧則書時非也齊晉失國魯人會葬敢不備禮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春秋正義卷之十一
牟婁杞邑也。隱公之篇書外取邑者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足赴告焉耳。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無知宋萬之屬籍。其義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繫。

與族故弑君之賊亦不書繫與族慶父以後內
外之大夫皆書繫與族故弑君之賊亦書繫與
族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不可以義理求之
者也何以知非孔子削之也其已書繫與族者
可削也其未書者則不能增也苟以是爲褒貶
設其人可褒而繫與族爲舊史所不載孔子無
從而得之豈稱公子則魯執所親重而舊史特
書其世繫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也。古者諸侯承王事不期而道見故有遇禮。春秋所書則期而見特不行盟會之禮耳。春秋之初書遇者六。自閔以後無聞焉。蓋霸事未起諸侯之特會多。故簡其禮而爲遇。其後特會希有不得已而爲特會則其禮不可得而簡耳。何以知經所書皆期而見也。自閔以後豈遂無不期而道遇者而無一見於經則不期而道遇例不著於冊書可知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州吁篡弑不能致討而反與合黨連兵惡可知矣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侵伐恒稱人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鞏魯卿也再序四國與單伯會伐宋異者此大夫與諸侯衆會之始也若但書鞏帥師會伐鄭則此義不可得而見矣先儒謂以罪魯之黨惡非也魯之黨惡不待再序四國而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碯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碯之私。故稱人以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濮衛地也。何以知其爲衛地也。使殺於異國則當書國而不書地矣。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或曰殺於國都不可。以地舉也。或曰告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書立君惟此。蓋立君者當國大臣之事也。君弑賊不討則無辭以告鄰國。故舊史無其文。陳

佗齊無知既討而躍與小白之立不告何也以
傳考之殺佗者蔡人也立躍者亦蔡人也陳之
臣子固無辭以告也小白警魯則不以立告必
矣其稱人何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知非周人
之公也書衛人立晉則知非石碯之私也然衛
之臣子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直書其事而
功罪俱不可掩矣晉不稱公子何也公子者大
夫之稱也故兄弟代立者不稱公子然則楚比
棄疾之稱公子何也比右尹也棄疾縣公也其

爲大夫也。舊矣。不得與兄弟代立者同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臣子之事也。君弑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以是知不討賊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秋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自宣

必書。所以示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魯卿也。卒。書公子貴重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圍者環而攻之也。長葛。鄭邑也。自僖公以後。外圍邑不書。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平者成也。輸者納也。謂輸寫其情以釋前憾。蓋四年秋。宋主伐鄭。而魯會之。至是鄭來納成。欲

結魯以讐宋故後復歸祊而魯遂會鄭伐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會盟書會外志也

秋七月

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圍之期年必強奪而後已直書其事而王法之
不行可見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於鄒，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不日，史失之也。不名，不知其名也。不葬，魯不會也。

夏城中丘

內城邑必書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二。其侵并於小國。則敗王畧也。卽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

以時必書。僖公嘗修泮宮。作闕宮。而不見於經。則知凡城之志皆譏矣。凡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異也。先儒謂譏其有寵愛之私。非也使弟果賢。乃以弟故而不得爲大夫。任國政乎。何以知其非大夫也。陳招會。虢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

子。偃。師。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稱。弟。而。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獨。於。陳。招。稱。司。徒。而。經。所。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爲。大。夫。之。稱。審。矣。傳。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經。書。兄。弟。無。以。知。其。爲。母。兄。母。弟。也。以。同。母。爲。義。則。奔。異。母。之。弟。遂。不。爲。傷。恩。任。異。母。之。弟。遂。不。爲。過。寵。乎。其。義。益。不。可。通。矣。

秋公伐邾

左傳爲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諸侯不朝而王臣下聘非禮也凡畿內邑名伯
行次也其聘也已達於魯矣歸而後見伐也知
然者以內臣聘而不至外諸侯如會而未至者
必書也使書至楚丘我伐之以歸則未至而道
伐之辭也卿行旅從戎以大師克之故書伐楚
邱衛地也直書其事而衛不救王臣凡伯不能
死於其位之罪皆見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諸侯遇來告則書。四年四國伐鄭衛造謀宋主兵其怨爲深故聞魯鄭之平亦重相結然往年秋魯爲宋伐邾則雖與鄭平而宋交未絕也是以垂之遇尙來告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鄭地也宛鄭卿也諸侯土地受於天子鄭以歸魯罪也魯入之罪也春秋之初外卿皆不書繫與族祭仲書族命卿也孔父仇牧書族魯人

重其節。乃舊史之特文也。紀履繻鄭宛鄭詹不
書。族與魯卿無駭挾柔溺同也。何以知其非大
夫也。成襄以後會盟侵伐列國之卿以名見而
大國之大夫稱人以是知見於冊書者皆卿也。
○春秋之初齊魯宋衛爲大國鄭深怨宋衛故
先與魯平而魯尙未與宋絕也。宛來而虜入然
後伐宋之謀定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知其名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參盟始此。前此不過兩國交盟。參盟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也。魯鄭之交固。故宋復連齊。然瓦屋既盟。齊乃親魯。鄭而有中邱之師。豈齊僖本欲糾合諸侯以踐先君臨長九伯之迹。既乃以班爵先宋。違其本志。遂爲魯鄭所間與。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春秋正義 卷之一
傳以稱人爲微者非也宣公以前外卿大夫皆
稱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魯卿也春秋之初魯卿非權盛者不書繫
與氏舊史之文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行次也隱公之篇無公朝京師及
魯臣聘周之文而王使三至王之不君魯之不

臣皆可見矣。觀魯史所載而天下諸侯及齊晉大國舉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建寅。非大雨震電之時也。雷已出。電已見。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以異志也。陰陽運動有常。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故春秋災異必書。而必求其說。則漢儒之妄也。

挾卒

魯卿也

夏城郎

郎魯近邑據傳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桓之世三國來戰於此莊之世公侯陳蔡於此齊宋又駐師於此蓋魯之要地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天子之事也諸侯私

會非禮也。此會必公爲鄭通於齊，故明年遂會齊侯、鄭伯於中邱，而師期定焉。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公主兵何以書？翬會伐左氏，以爲公後至也。敗宋師者，獨公二國會伐而不與戰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魯乘機逐利，非刻日之戰，故不與齊鄭偕。齊鄭稱人將者，卿大夫也不稱師，師少也。

翬不稱公子隱之世權未盛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在鄭北鄙三國雖入鄭而未能克故移師以戕其附庸鄭出其不意而攻之遂盡俘其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魯助鄭以歸祊齊助鄭爲藉其力以弱邾而謀并焉邦交之鄉背惟利是視而已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不朝於王而自相朝非禮也來朝而累數
旅見也知然者以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同時
而別言之也非天子無旅見諸侯直書而罪不
可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六年書許叔入于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爲
鄰敵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間王綱初

墜羣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矣。尙未有迫逐其君而強據其國者。有之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賴其土。舊史皆諱而不書。而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則不書非也。春秋時小國逼於大國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凡書及者。內志也。鄭賴其土。則書公及。何也。鄭旣歸祊。又助魯取郟。防故以是爲報。乃魯所欲也。凡公之行皆不書。

至以志在讓國不行飲至之禮。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薨而不地故也。臣子所不忍言也。知然者以君之薨無不地也不書葬賊不討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知然者以外諸侯見弑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也。先儒謂隱公見弑舊史必以實書非也。傳稱討於寯氏有死者則當時告於國人必曰寯氏弑公矣。或舊史爲國諱惡則竟書公薨於寯氏矣。孔子

因之是釋賊而誅無罪也。欲正之當書公子軼。使翬弑公於爲氏。則未敢然。故微文志痛。使後人有考焉。十下言有者。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

傳曰。隱無正。蓋以春秋紀事。有以時成者。則例不書月。而隱公二年會戎。五年矢魚。六年鄭人來輸。平八年宋衛遇垂。九年南季來聘。十一年滕薛來朝。事皆以月成者。例當書月。而書時。以此知事在正月。而曲避之。以見義也。榕村李氏

曰終隱之世王臣屢來而隱朝聘之事無一焉
是不奉正朔也。故十年無正以著其罪。十二公
不朝聘者衆矣而獨於隱舉法何也。春秋之始
也。